



魏建功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魏建功文集

吕叔湘题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建功文集/魏建功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7

ISBN 7-5343-4211-2

I. 魏... II. 魏... III. ①魏建功-文集②汉语-
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802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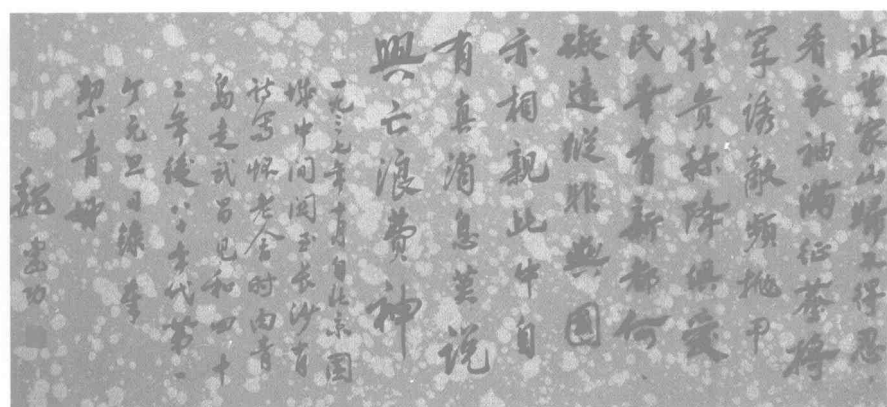
作者晚年攝于北京大學燕南園寓所。



1973年參與陪同趙元任先生參觀北大校園（左起：趙元任、嚴仁廣、袁家驊、作者、趙元任夫人楊步偉，7.朱德熙，9.周培源）。



作者追悼會部分吊唁者（前左起：2.葉聖陶，4.鄧廣銘，
9.王力，10.呂叔湘，11.李何林）。



1980年元旦書贈老舍夫人的橫幅（作者絕筆）。

目 錄

什麼話？	1
傻子們	2
歌謠表現法之最要緊者——重奏複省	15
“耘青草”歌謠的傳說	26
歌曲之辭語及調譜	28
“巖辭”	36
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	46
竈戶苦	
——《陋軒詩》讀記	53
李家娘	
——《陋軒詩》讀記	57
致中文系教授會書	60
戴東原年譜	65
瑣碎的記載清故宮	90
附：清室善後委員會開放故宮章程	113
箭零的夢	116
《邶風·靜女》的討論	145
變物的情歌	152
撒帳歌	155
僑韓瑣談	157
姜女廟之朝鮮人記錄	206
榛子店養閑的	207
鮮史拾零	211

論文學體制所以演變之原則·····	216
《范翁白傳歌》注錄·····	219
《朝鮮景教史料鈔》(附鈔後記)·····	253
談文翻白·····	277
談何容易文翻白·····	285
中國純文學的形態與中國語言文學·····	292
釋張協狀元戲文中誣砌談論·····	308
關於戲文·····	310
民間文藝講話·····	314
從如皋山歌與馮夢龍山歌見到采錄歌謠應該注意的事·····	348
影印皇明遺民傳跋·····	360
快嘴李翠蓮話本中的“快語”·····	362
關於《南戲拾遺》的一封信·····	370
十二辰歌·····	371
略論《西游記》的結構形式和語言工具的成就·····	379
讀顏保良先生的《我們對於〈廢止現在學校考試制度〉的 意見》·····	389
不敢盲從！ ——因愛羅先珂先生的劇評而發生的感想·····	391
有關《不敢盲從》的七篇附文·····	396
斷簡·····	412
魏建功宣告解除婚約！·····	416
救濟罷工同胞緊急籌款辦法之建議·····	429
賀魯迅先生·····	431
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	433
摘譯文體雅潔的教育總長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	435
科舉議·····	438
復辟與賄選·····	442

學術救國·····	443
卑微的話應伏園的策問·····	445
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紀事·····	447
法律的圈套·····	458
民衆與武力·····	460
國罵·····	461
蕭耀南的死·····	462
懷那古怪的圈子·····	466
豎碑與紅遮眼 ——從徐州到天津給山豆先生的信·····	468
貓捕鼠喻·····	470
讀巴黎通信·····	473
祖宗積弱·····	476
妙峰山進香調查專號卷頭語·····	478
胡適之壽酒米糧庫·····	480
林成章先生遺著編後記·····	487
十年來半農先生的學術生活·····	490
挽劉半農先生·····	495
挽白滌洲先生·····	496
中華民國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劉先生 行狀·····	497
嗚呼！傻！ ——紀念亡友白滌洲先生·····	509
白滌洲傳·····	514
歌謠采輯十五年的回顧·····	517
對周作人《謝本師》的果有其人·····	523
回憶敬愛的老師錢玄同先生·····	526
《升羅悖語》識語·····	534

“五四”三十年·····	536
魯迅先生的《悼范愛農》等詩·····	539
憶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	540
關於魯迅先生舊體詩木刻事及其他·····	547
“五四”到“五卅”期間北大戲劇實驗社的話劇活動	
——憶前四十年的大學生文娛活動·····	552
《錢玄同先生與黎錦熙先生論“古無舌上、輕唇聲紐”問題書》	
讀後記·····	559
附：錢玄同先生與黎錦熙先生論“古無舌上、輕唇聲紐”問題書·····	566
《歌謠》四十年·····	569
《歌謠》發刊四十周年紀念·····	576
講義費風潮·····	583
繼往開來出力多	
——在紀念羅莘田先生座談會上的發言，廣伸其意，而作短文·····	589
附：中國文學系語言文字學組課程總綱·····	591
求知音齋詩鈔·····	592
獨後來堂十年詩存·····	619
※ ※ ※	
後記·····	628

什麼話？……

蹣跚——蹣跚——一大隊的灰衣人走過了。

在灰衣的人叢裏，許多潔白的旗子，慷慨的呼聲，飄蕩激揚，雜著那些利鋒槍刺的磨戛聲，實是令人可怕！這時候車馬紛亂，天色也頓時的變作慘淡了，路旁邊的人都站下來，看著這一堆一堆的望中華門裏去跑。

大兵只管催了走，被捕的只管講演。他們直進了和牢獄一樣的空地上，還是這樣子。

“他們為什麼沒有良心？”一個被捕的青年問大兵。

“咱們也有得啦！你不要講罷！跑……”許多大兵亂七八糟回著望前走。“你們出來講演是不是為你們的老師薪水發現嗎？”

“什麼？不是！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嗎？”青年說著非常的著急。

“咱們看見報上這樣說的。”

“什麼報？”

“《順天時報》……”

這一位青年只好一路跑一路講了些什麼“山東問題”，“福州事件”，“直接交涉”……

大兵們的面孔也帶著幾許的憤慨了！

“咱們平素只有這份報准看。這份報上的話當然可靠了！”

青年被捕的人只好垂著頭向前跑去，一面自己說道：“什麼話？……”

原載 1920 年 2 月 5 日《北大學生周刊》第 7 號

傻子們

這件事太奇了，在這個莊裏他們發現了些傻子。傻子們見了他們雖毫不介意，但是他們都要嘲笑得傻子們很不安寧的。

他們莊裏起初個個人都是聰明的；小阿張的父親，他們又認為是最聰明的人，可是他們發現了他是第一個傻子了。這老張聽見他們說他傻子，他只不自由的自言自語道：“傻子！傻子要好好的傻！”老張算是個有錢的。

他們第二個發現的傻子是一位王老夫子。自從他們發覺他是傻子以後，他常對人說：“我傻了嗎？謝謝諸位！我如今傻了！”

馬大夫，他們發現了他是第三個傻子。他說：“我傻子，我不傻，你們會死！”

第四個傻子，他們發現得非常詫異，是死了的李大哥的媳婦，一個寡婦。寡婦說：“我傻了！我不能讓孩子再傻！”

其餘他們一個一個發現了，傻大哥，傻大嫂，傻大姐……許許多多的；到末了他們莊裏警察局長，他們也覺得是一個傻子，但是誰也不敢說的。

他們焦愁的很利害，怕他們家裏或者他們自己沾了傻氣。傻子們都帶著誠懇的態度，幫助他們一切的事。他們不敢說的一個警察局長指揮着警察們，非常整齊，而且熱心的。後來警察們說他太傻了，他很奇怪這件事，立刻追問起來了。他並不深究，只說：“傻是做人的本分！我真正傻嗎？好了！我傻了！”

本來村莊裏的警察，並沒有什麼事。他們的警察局長偏偏的要他們站崗；趕逐那些少壯有力的乞丐；逡巡村裏道路，注意清潔；

有時人家打傷了一條狗，也教拘進局子裏去；甚至于田工們喝水酒，抽黃烟，他都教他們禁止；或者那賣水果食物的小販進村來，他也教他們一件一件的檢查，有一點傷斑壞痕的不准賣給人吃。警察們私下裏常談這些事，說局長真傻啊！

有一天，莊上的財主家裏的奶姆帶着小孩子出來玩。小孩子走到大路旁要小便；那奶姆便攙着他蹲下來小便。一個逡巡的警察從後面來了，他對她道：“趕快走罷！局長看見了要罰！”他說着就走了。她也隨便的說道：“有什麼要緊？小孩子撒一下尿就罰，莫非是你們局長傻了？”話說之間，局長來了。局長道：“這條公共的道路，那能讓小孩子糟蹋？隨地小便，違了我的警章；你應該帶着他到公坑所上去撒尿！現在照章跟了我到局子裏去罷。”她很詫異的向着局長，後來一齊到局子裏去了，而且照章罰了。

這位財主聽見奶姆的陳述之後，以為局長太“吹毛求疵”了，太沒有“情面”給他，一定要逐去這局長。消息傳到滿村，個個都說局長的確傻了。警察們這時也不過說局長許不知道村裏的“世情”；將來會好的。

局長果然不知道村裏的“世情”，他們看他並沒有變好。因為這位財主太富了，富得連什麼事都要人代他做，所以他使上下使用了十幾個丫頭；丫頭們如機器般的被使，日夜不得休息，偶然不如意，就教她們嘗皮鞭，火箠，磁瓦的滋味。局長，他却訪得清清楚楚的，派了些警察提這個財主，和丫頭們質訊。警察們只好照令行事，平白的拘了這個大財主與丫頭們一齊往局裏來。滿村的人都懷着鬼胎，不知究竟；有認識警察的都問是什麼事，可是警察們只知道說：“局長教提的。”衆人都說：“你們傻了不成？這村裏誰不靠這員外過日子？你們居然提起他來嗎？哼！你們太傻呵！”但是警察們也這麼想，却又以為局長許預備替大家“打食”的，就又不這麼想了。

局長見了他們來了，便一個一個的盤問完了。他忽然發了怒，

向著財主罵道：“蠹賊！沒有人道的東西！你既然剝削了出力的人的利益，又虐待她們；罰你做你教她們做的苦工，只准你得你自己勞力來的利益！”他轉面來對丫頭們道：“你們都回去，自己做自己的工，再不要傻心傻意的做人的奴婢！”他末了嘆了一聲長氣，說道：“啊！人道的蠹賊，我今天去了一個！世界人道的蠹賊，一個一個的除去就好了！”滿堂的人“肅靜無譁”的等他分發，他宣告如果不遵的加倍罰，大家就散了。從此以後，向來“四體不勤”的一個財主，天天被了一件“人道蠹賊”的犯衣在那兒耕田。

警察們的失望使得他們叫屈；他們說：“局長不會賺錢；什麼‘人道’不‘人道’的，把一筆大財拿到手，又白放過了！局長太傻了！”所以，全村的人看見那財主耕田，或是看見那些丫頭裏一個人在莊裏走動；他們便想到這件事，便覺得局長是個傻子，但是誰也不敢說。

局長的太太知道了，她就告訴他，說人家都說他是傻子。他很歡喜的驚訝道：“我真傻了嗎？好了！我已經傻了，我老想著要能傻，才能做‘人’呢！”

局長的太太似乎有了很深的感觸，自然是哭了。局長道：“你這幾滴眼泪流得太聰明！你們個個都聰明，傻子誰做呢？你看他們那麼聰明，村裏的秩序不是我傻子誰能做到這樣？我的親愛的聰明妻子啊！我希望你和我一樣的傻！”

這莊裏人發現了局長是傻子之後，一天一天的又覺得局長太太也傻了。

局長太太起初聽見說局長是傻子的人們談話，非常高興。但是他們不敢當局長的面說什麼，當了局長太太的面却說得很厲害的。他們說：“倒運，我們盡遇了些不能算‘人’的傻子！那幾個傻東西可以逐出莊外去；可是有權力的傻子，我們奈他何呢？”他們之中聰明得很的一個道：“他有的是老婆。我們儘管知會她，教她

勸勸他。他若是不改，只好把他的傻處宣布了，派代表送他出莊。傻子還有什麼權力？”他們為抵擋傻子們的傳染，居然照樣向局長太太提起警告。

局長太太果然有些傻氣了。她罵走了他們，立刻去告訴了她丈夫。局長道：“真的嗎？他們發現了多少傻子麼？我應當幫助我的同志，看他們怎麼辦。”

他就想知道那些人是被發覺了算傻子的，但是誰也不敢當他面說半個傻字。小阿張曉得人說他父親傻子，他只恨他太小了，沒有權力禁止他們；想來想去，不如來請警察局長維持他家庭的安寧，免去莊裏自以為聰明的人們到門嘲笑、恐嚇的警告運動。

小阿張想定了主意，來到警察局；警察們問他有什麼事？他很誠懇的說道：“我可以見一見局長嗎？諸位先生！”警察們又說道：“你會局長嗎？什麼事？局長不會小孩子！”小阿張心裏想道，這不錯的，我太小了，局長不會小孩子；又想道，會不見局長，我父親怎樣的煩惱可以免呢？他又想道，人家說我父親倒不妨；可是他們上門來嘲笑，還要怎麼逐走，這是太難了；父親受了侮辱，我再小些，總該和他們爭論的。他又向警察們說道：“先生！我會局長，要‘打官司’！”警察們都哈哈的笑了，說道：“好孩子！你別傻了！你跟誰‘打官司’呀？”他道：“跟那些到我家門上嘲笑我父親的人‘打官司’。”警察們道：“他們怎樣嘲笑呢？”他道：“他們大夥兒嘲笑著，說什麼‘我們村裏容不著傻子！凡傻子都不能算“人”，我們要逐走他！傻子！注意呀！’鬧得我家全不安寧。”警察們又笑了，沒有一個不想道，老子傻了，兒子也傻了。他們不理會他。小阿張一雙眼睛睜睜的望着局子裏面的屋子；希望出來的一個人就是局長，免得他們麻煩罷。他們居然互相說笑起來，有的說，“怪不得年頭兒日漸其壞呵！盡冒出了些傻頭傻腦的呢！”有的說，“別人傻猶可說！有錢的傻簡直奇聞！”有的說，“仔細些，局長……”

話說之間，裏面出來了一個穿黃衣服的人，正在出神想一件事，慢慢的走着。那些警察也住了口；小阿張不問是誰，便叫起來了：“先生！你一定肯幫助我的！我請你帶我去見局長！”那人道：“局長嗎？小朋友！你見他幹嗎？”警察們怕被責備，慌忙的插嘴回道：“他是張老先生的兒子，要見局長，跟人‘打官司’呢！”那人很奇怪的問道：“他這樣年輕，要跟誰來‘打官司’呢？”警察聽了似乎很合意的，說道：“我們也因為這一層，沒有理會他。”那人很高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怎麼不理會呢！不行！”轉過來向小阿張問道：“小朋友！他們沒有理會你，對不起！你跟誰‘打官司’？”小阿張照樣複述了一遍，最後又說道：“先生！我一定勞您駕，帶我見局長！”警察們受了埋怨，又怕小阿張說出他們如何說笑的話，忙忙的對小阿張道：“這就是局長！”小阿張深深的一鞠躬，仰面看看那人，只見他也對着他回了一個禮。這時警察們個個做眼色，抿著嘴笑，總當做笑話看；後來局長攙了小阿張出了門，他們才說：“我們今天如看了滑稽戲一樣的。”

局長正為要找他的同志躊躇，可巧遇了小阿張。他攙了小阿張在村裏大路上散步，一路問了些話，非常高興，答應了小阿張，他一定幫着他父親。

局長因小阿張的介紹，認識了老張。老張已經被他們加了新徽號，叫“張怪物”。局長却稱讚他，安慰他，道：“朋友呀，他們這點小聰明，實在可憐得很呵！我們慢慢的做去，等到他們嫌我們聰明了，我們才真羞耻呢。他們嘲笑我們，是他們的羞耻。朋友！我們做我們的罷！”老張只曉得說：“傻子，傻子要好好的傻！”局長更快活了，天天來和他這個知己商議，如何的盡“做人的義務”。

他們兩個人做的事，自然都被全村笑罵。老張竟把自家的糧食借給村裏些沒有飯吃的人，並且教那些人儘管自己做活，不要因了這一層忙著掙扎來還他。他對那些人道：“我有得餘蓄。拿了